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六

詳校官檢討

臣

朱依炆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劉汝蓆

謄錄監生

臣馮廷質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六

金吾遠逮廢弁疏

天啓元年

畢自嚴

臣竊照從來欽掣官犯俱頒奉有明旨齎有駕帖而後從事所到地方恭設香案羅拜宣讀所以祇畏君命而對揚天威也原任山西北樓口副將今廢閒陳天爵所犯罪狀臣誠不知其何如惟是緹騎逮人於數百里之外既無明旨又無駕帖止憑金吾一紙之批真偽莫辨

臣竊訝之若其非真則錦衣為天子之禁衛何容擅有勾攝若其果真揆之累朝之令甲刑章之舊例將無稍稍刺謬矣乎竊念人主一舉一動一賞一罰必期可垂青史為萬世法誠不可不慎者也現今天津道劉策已將陳天爵羈候惟謹然臣待罪巡撫叨有地方之責未奉明旨駕帖遽難輕發官犯即差官劉僑亦似有逡巡不便拘執者伏祈皇上鑒別真偽特頒明旨以便遵奉解京究問庶雷霆有赫而日月光昭矣 疏入得旨知

道了

請移宮疏

天啓元年

左光斗

臣謹奏竊惟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
祖宗以來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
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
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選侍李氏既非殿
下嫡母又非殿下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
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

聞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託以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實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况睿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為乎故在先皇祖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便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

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於今臣誠有不忍言者伏乞
殿下收回遺命令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
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喪次而
成大禮庶幾宮禁清而名位正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疏入得旨移宮已有旨了

仁義兼盡疏

天啓元年

左光斗

臣謹奏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聞變倉猝趨朝人情洶
洶朝不待夕維時大臣從乾清宮中叩頭執奏扶皇上

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踉蹌張皇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緩之勢驚問其故喧傳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釵璫布滿陰為腹心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於初二日隨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語甚微婉此時但知定宗廟安社稷為大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隨奉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既

云尊卑異稱禮部再酌議具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
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宮禁
肅然內外寧謐臣等舉手加額共幸廟社有靈矣皇上
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
自移宮以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皇上如天之大
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
其特恩在聖衷調護在輔臣非小臣之所能意度若株
連蔓引使宮闈不安非但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

言初心昔魯襄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為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歎服因取朱熹入直此等處置自有至當不易之則聞錦衣勘問諸璫時語連宮禁槩置不問深為得體伏乞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論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然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仍乞將劉遜姚進忠等正法暴其盜竇罪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寬政令反側子自安庶

幾燒梁獄之詞者政所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
盡胥在此矣臣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宗廟安社稷而
已矣 疏入帝乃備述李選侍凌虐聖母與節次無禮
狀宣諭百官

敬剖和同之旨以銷結習疏

天啓元年

侯震暘

竊惟朋黨禍國人皆知之而漢唐宋末季皆不免何也
人默運於風氣中有不自覺者即覺有不自持者臣行
能謏劣初入班行輒不自量欲大小臣工自任為挽回

風氣之人昔孔子生當周季兢兢致戒於矜爭羣黨而
晰其疑似之界曰和曰同和別於同在心術間不求同
所以和也皇祖初年察相以權賈禍繼之者欲去權之
名居權之實遂開天下以疑竇偶皇祖寵有所移實無
搖國本之心而有其迹弼士因起而爭皇祖疑批鱗者
有市心焉彌爭彌格竇遂繼之三十年來爭者非一正
直與忠厚爭新進與老成爭廊廟與山林爭大要借此
為造妖書楚獄不忍言矣因而有東南西北之號矣然

東南西北以意同未必以地同又未必東南者終於東
南西北者終於西北也惟不和故不得不分類以求同
惟求同故不得不峻防以樹黨而和愈傷矣臣每從草
莽中平心剖質後事參觀大約主西北者詆東南為側
媚為柔邪甚者為別有肺腸不利孺子主東南者詆西
北為假氣節假理學甚者為挑激君父排擠善良互黨
互摧毋論道德究竟功名不成為功名富貴不成為富
貴可痛也竊念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則與其隨也寧

規與其懦也寧亢西北似已但使影響攀附便希竹帛
恐龍逢比干之席不勝割也容可無忠厚老成者收塵
靜波恬之福彼立論必依於寬以惜人才以培國脉東
南似已然迹類於全軀保妻子倘國家危疑震撼之時
呼吸不可待將盡人巽輒孰回天轉日殺身以成仁此
兩者倘令鹽梅相濟琴瑟互調不謀身而謀國則渾然
道德真儒自足千古何至禍人禍己以禍邦家哉遠不
具論且如張差一案與其風癲母寧不軌綱常所係掩

覆何庸但當日宮闈震動聖意昭明處分自應婉轉移
宮一案晨雞乍驚亟翦其萌龍御已安徽防其過此又
天理人情之至兩念合為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
無奈其漸激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慰留者三錫非
榮議者恨之乃若鄒元標王德完所稱社稷臣非耶偶
涉異同尤不可解德完兩請之誤糾者良是然何至盡
沒生平形容刻畫且汙鱗同氣語出無倫使還而相詬
者幾成於野之戰也元標無必兩字臣亦不能矯其為

是以百折不回之身提衡於奸雄進退之際而猥云無
必可乎然意有公虛原無偏執今兩臣不難剖腹以相
明旁觀豈尚執形而不化元標疏云無異兩村農攜手
入城邑人唆之訟至對簿無以應也亦可原矣臣故願
南北諸臣悉捐已往之葛藤適還本來之平蕩其所祈
于二老臣者譬如丘山塊然不動行者自期譬如鼎呂
寂然無聲叩者自響高凝肅穆確然自任為挽回氣化
而毋徒以憂世熱腸急急開旁借之門可也至楊李定

獄他不具問即律以喪師失地棄之市朝決不至以妄
殺干天和何故百千疏不應借德完一語朝上夕下顯
示線索為衆射標若不速破此疑人言終不可了近日
同異斯亦大關鍵矣凡此俱經諸臣指摘臣雖有積念
似無可言屬者南疏屢及元標復具疏自明而山陵事
竣德完與黃克纘又相繼乞休恐種種追尋猶是從前
枝蔓故不揣謬為剖晰祈化異歸同不同迹而同理則
雖偶異不妨太和幾微之際未可口舌爭也且諸臣不

憶三四月間事乎遼陽一潰狼顧不暇遑惜異同則平日之矢口而爭者為身起見為國起見亦當于平旦之時隱隱自問了了分明矣人以用兵為催官星又以破遼續朋黨論雖云謔語亦儘可思臣因是而又不得不豫盟于相臣也冲君御極衆正匡扶雖海宇拭目明良之會亦羣情占望風影之時無論搢紳臣見山人墨客下邑窮鄉亦心各有主喙各爭鳴喜為左右袒此真風氣所流有不知其然者是必樞軸之地先幾覲破定力

主持相與默融默濟毋調獨味之羹各戒與瓢之智庶
幾不為流毒所中乎此雖不必然之防而不得不上鳴
宸聽以懇祈於救時哲相者如此臣草疏畢見府丞邵
輔忠主恩難報一疏語頗糾纏臣所扼腕而嗟冀未銷
結習者政此類耳統惟聖明裁察施行臣不勝激切籲
禱之至 疏入得旨近來議論紛淆輒以異同起見這
本剖析和同有裨世風國體知道了

諫令客氏再入疏

天啓元年

侯震暘

臣伏見內閣傳奉聖諭奉聖夫人客氏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還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弗寧還著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竊臣自入都門無論搢紳士庶皆頌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釁孽外惕邊疆無一言一動不愜人心稱中興令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聖德為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山陵竣事出宮奉有

明旨不必鯁鯁過計為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思
一疏蒙聖旨寬容不加督責臣益欽戴今月廿六日果
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所期不謬而
搢紳士庶亦無不途歌巷舞頌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
今諭臣且驚且駭謂此有所矯托未必出于皇上耶青
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謂有皇上迫于義不容遲情不
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敢信皇上固聰明英
睿不世出之主也乃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

有是理乎使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非幼外之則
有疑丞輔相內之則中宮叶琴瑟之速兩宮稟小星之
義起居飲食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摩令德其何
有于保姆而為此戀戀耶且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
護之身也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
功即位之日怵以遼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
岌岌乎有衰宋之懼此又天地祖宗仁愛之甚借外憂
以動我皇上者也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

飭文武諸臣矢心竭力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
子涕泣何為者且皇上不念三喪並舉兩宮繼棄皇上
于誦詩舞勺之年先帝廿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
頃雖升祔禮成寶城未築竊意皇上九重之內必有寤
寐興哀枯槁飲痛者而反以憶泣保姆之論使臣工見
使衆庶聞使羣情宛轉揣摩而莫得其故甚矣為聖德
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昭公慈母死
欲為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恩

以義絕若是則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開叩閤不易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至尊哉昨臣等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崩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靡不舌橋眼張者喪回禮臣周道登語臣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望塵號慟驚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先皇保姆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然興嘆同此掖庭阿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

與淵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
高明不祥皇上即為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蚤加裁抑
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皇上始而
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
入尤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
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況奸璫羣小內外鈎連借
叢煬竈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昔王聖寵而
煽江京李閔之奸趙婕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毒流播

紳禍貽宗社良可寒心我祖宗家法森嚴皇上茂齡天
縱萬萬無此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又況風聽臚傳種種
疑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然皇上青年
睿體得一姆氏淑慎周旋無損聖德且安聖躬嘵嘵拂
聽胡為者也竊體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
有情獨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
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其出而
復入也何以凜凜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

之皇上者苟知之將又以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諭
詞禁外廷不得煩激是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
且叩閣力爭臣喜此心即可以為堯舜臣若承旨緘默
是順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皇上為堯舜之心亦
烏用諫官為矣伏乞皇上忻然轉圜立收成諭其容氏
或優以金帛或歲時問勞示無忘簪履斷不令出入大
內瀆近宸嚴至於內侍人員亦須詳辨彼老成正直者
大抵不善為逢迎者也願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條任

而條錮勿旋罪而旋賞使輾轉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惟女子小人為難養也敢因是而并及之臣無任悚息祈懇之至 疏入得旨云屢有旨諭如何不體朕心又來瀆擾候震暘借事沽名姑念言官且不深究

門軍法紀全弛疏

天啓元年

候震暘

臣于前月二十六日接差皇城巡視甫入公署有燕山伍長閔科呈告內監吞賄坐占多軍事當批該總查解

去後隨據山東把總劉光溥回稱拘集各犯審據李堂
供係府軍左衛直軍答應本門內官錢壽等三十員內
除病故一員現在二十九員每一員內官占軍八名名
曰小伴當每名每班折錢八十文各內官共占二百三
十二名又有大伴當各內相下占軍一百一十四名每
名折銀三錢一向交納不缺因本月初一日該伍長閭
科上直拖欠伴當棍錢未與內官朦朧開送三十名于
中府拘拏以致具告審據周四供係內官王受下家人

趙鬻子供係內官趙昇下家人各稱本月初一日伍長閏科欠伴當棍錢因各內官聳捏拘拏以致告狀前情是實等因到臣及巡視部臣張國紳曾面質諸姦一索詐常例俛首無辭則賊證有據矣臣准擬十四日赴署公審將姦徒責究昨進科門監趙昇等來見手出一揭明開官錢原係太祖舊制為條帚網巾之費閏科每月包認官錢三分執棍錢一百三十五文今九月侵剋肥已懼罪刁誣等情因稱已具疏入告下錦衣矣臣始

駭內豎之無法無君明索軍儲暗要俞旨玩禁廷為兒
戲欺巡視為贅疣一至此乎彼見該總拘其兇僕不容
保領度臣審實後必將具奏故乘間先發皇上未及覺
輒下所司打問豈知軍門之刁頑賣放相沿已久必該
監未嘗利其有而後可以行其法昇等今日折官錢明
日索棍錢彼日餽幾何能堪此乎惟借此為名臣等巡
視所到多覓乞丐充數臣初受事極意振刷輒取腰
牌查對盡露前情咸訴為內監剝膚計不得不出于此

臣猶謂積弊相沿當漸漸釐革而昇等惕于法不可逃
乘于機不及待豫混天聰先取各犯以去若至臣公審
必將曰此欽犯也誰敢加刑如此則皇上設立巡視衙
門何用以一門計之每月占軍二百三十二名折錢一
萬八千五百六十文作銀三十三兩四錢八分又占軍
一百十四名折收大伴當銀三十四兩二錢以上二項
共計一月銀錢六十七兩六錢八分以一年計之當得
七百一十二兩一錢六分一門如此各門可知四衛如

此各衛可知皇上試問昇等是否祖制是否為應得之
貨宿衛安得而不寡防守安得而不弛近來外患愈殷
內備愈懈且閹官作橫所在而然門監尤稱無賴如梓
憲臣辱輔臣不一而足皇上俱不嚴究以此驕恣無忌
即臣叨巡視僅數日金海河死屍一軀蒙皇上敕內外
緝事衙門嚴查具奏褒如充耳而東華倒死男子又見
告矣似此疎玩將嚴究軍伍而奪其糈難責其勤將少
從體恤而法漸弛鄣穴漸不可問且業蒙告發未經剖

質而先弄機關尤難輕貸伏乞皇上敕下法司究擬若
侵剋果虛則坐閏科以刁誣之罪并罪衛官若侵剋果
真則坐門監及李堂周四趙鬍子等以科斂之罪而該
監情虛誣奏亂法欺君尤宜嚴加究處庶法紀明而奸
宄息臣亦得明其職掌矣臣草疏畢見兵部題差張國
紳督催宣大兵馬此固慎擇而使但臣等科道部三人
共事所藉稽核守衛官軍總數及三日一換每班細數
皆部臣司之國紳拮据有日綽有擔當臣與臺臣周邦

基任事伊始實藉國紳同心整頓詳處一番務求妥當
不作畫餅而國紳忽委別差該部疏議經略出關詞甚
侃侃臣又何敢借留彼屬但所催後勁兵馬原係各地
方官選發各有專管業已戒行今第沿途迎督已耳國
紳現有職掌皇城一差亦非細故惟向來看作套數所
以積弊相仍牢不可拔四五月間添差科道專守長安
等門是何警備今未可緩視也臣故不揣謂宜留國紳
現核該監與該衛等互侵細數上聞以終此局聽該部

另委別員督催兵馬不知可否統候聖裁臣無任悚息
祈懇之至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張國紳題差催兵不
得議留該部知道

禁廷人命疏

天啓元年

侯震暘

臣叨皇城巡視匝月間屢報人命其沿鋪僵死查無主
名者不具奏外其干係內相者一見於金海河一見於
十庫一見於壽皇殿壽皇殿死屍劉大為十一月初三
日事臣著把總查驗知係戊字庫官于忠名下家人有

伊父認稱煤氣燻死此或劫之以威或誘之以利總不可知業有親父領埋不必深究若十庫死屍劉三則前月三十日晚懸梁于庫南廂房者也臣批該總立刻查報據稱係內相毛奎名下家人素不守分蕩廢本官衣服因而自縊現奉旨著司禮監拏問竊念縊則縊矣非萬不得已孰肯輕生以理度之定從迫脅猶恐承問者不免任意出入草菅其民凜凜是懼而兩事在月內初一陽節與萬壽節輻輳嵩呼臣不敢上聞然事關職掌

終難默默至金海河事則係臣題請在前奉旨敕內外
緝事衙門嚴查具奏乃褻如充耳若罔聞知臣令懸死
者衣服于通衢俟所親來認及有丁氏具告到臣稱氏
男楊守禮來住官房九月二十六日梁小坡多人叫男
出外口稱梁公要他不知何故身死禁河氏姪丁國臣
見衣報知伏乞嚴究起冤等情臣止見幼孩扶掖丁氏
眼枯口咽哀楚萬狀問伊姪何在則云以報知之故冤
禁衛獄矣旋著該總查問稱係司禮監奏聞特下錦衣

衛嚴行究問本內事情無由抄看臣念錦衣衛正所稱緝事衙門介內外之間者必當闕白臣疏取致死緣由直窮到底乃越日傳抄聖旨這事情你每如何回護還著究問來說臣益不解所稱回護者何指為護內相則國臣尚有得白之時為護屍親則國臣永無可生之路夫投河男子不知姓名懸衣構認法也國臣見而報其姑丁氏丁氏痛其子死于非命而哀鳴情也死者死矣生者求伸得抑令煢煢老嫗勢將與其姪俱盡不連殺

三命乎代為鳴控者非臣之責而誰責也亦在大慶前
未便瀆奏亟移揭叩之司禮監據該監回文查得已故
牌子楊科官房一所原係科名下內官趙進忠將房恭
進仍與科姪楊守禮看守進納房租後有內官王尚用
貼進忠守禮頂頭銀一百兩將房三人同住至今九月
內王尚用聞知各處官房俱有欽賜之語何進忠守禮
索要前項貼頭銀兩其楊守禮不知因甚情節于九月
二十七日投河身死至十月十八日有神棍丁宦即丁

國臣孔六孔五王輔登等唆使丁氏指屍詐賴不遂夥
告夥證于刑部山東司審理丁氏曾供守禮素有風症
時嘗舉發離家日久不意投河等語況此房欽賜梁太
監于二十五日投河于二十七日止隔一日梁小坡與
守禮素不識面且無仇隙實為誣害不待辨而明也因
誣不甘于十月十二日將情具奏奉聖旨本內有名人
犯著錦衣衛嚴行究問欽此該衛即將梁小坡拘集聽
審本衛于十月三十日具題覆奉聖旨這事情你每如

何回護還著究問來說欽此至今該衛尚未覆審等情到臣臣乃知明旨所稱回護者蓋指國臣輩言也嗟乎守禮丁氏親男也子死母告何待人唆國臣丁氏親姪也弟死報姑何得稱唆且明有趙進忠王尚用與守禮爭房致死謂不知因甚情節其誰欺乎孔六等不知何人要未有有告而無證者由後言之所連殺又將不止三命矣其謂丁氏口供風症等有無不可知即有之或錢神買和尚忍言哉夫司禮監必其人老成而明于國

體者任之固皇上所託為親臣也似此多命曲徇情面
不仰承聖明好生之德可乎因念前月門禁一事監官
賣軍骹法臣特疏糾叅願為皇上一釐宿弊乃趙昇等
取旨如寄而臣疏第云知道了含糊未明臣故將李堂
等三人闕送法司虛實定有著落聽該部具覆若人命
重情亦盡黑白倒坐其于悖國憲而干天和不小除劉
大一案免究外祈皇上將劉三楊守禮二獄併敕法司
從實從公嚴行鞫問俾人人知禁近之地三尺不私庶

冤抑得伸臣叨巡視者亦得施眉目于掖垣侍從之班臣愚幸甚且臣非謂中官盡匪人也祖宗法制原不令干預政事今以臣職掌所關參者自參問者自問反不令臣預聞倒置甚矣故不覺嘵嘵及此併此後凡重大事情皆付外廷究擬廷臣自能仰承德意宣暢輿情其有偏私矯枉者臣等亦得以白簡從事當此國家多故勿更開煬竈之端使羣情憂不在絕徼而在蕭牆也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疏入得旨丁宦等已有旨了劉

三併法司問擬

請發帑金疏

天啓二年

朱燮元

臣謹題為天討方張公私俱匱懇乞聖明垂念危疆亟賜發帑以濟然眉事臣惟率土貢賦臣子職分自非萬分急迫何敢呼天妄籲乃蜀中不幸遘此異變有不得不懇乞於皇上之前者先是天啓元年五月內奉旨調川兵三萬援遼部文註定每兵一名給銀一十七兩通算該銀五十一萬而監軍總鎮督餉等官與吏承廩糧

戰馬船隻俱不在內是時臣待罪藩政日接部檄急如
星火查庫貯僅四十八年未解加派銀四萬兩餘將京
料缺官貢扇價銀各邊軍糧盡行挪借共解到重慶聽
支者二十二萬兩沿江經過州縣如叙馬瀘重夔等處
共兌支過大糧邊餉銀七萬兩餘俟內帑找補猶慮不
足復兌解巴縣大糧銀三萬兩重慶庫貯清出屯銀三
萬兩該府徑行大足酆都等縣取解五萬兩有奇貯府
聽支於時西土苟安東圍孔棘祇期速發以濟阨危且

謂時傍冬初會計期近邠新補舊猶可撐持乃不意異常之禍頓生肘腋之間其在重慶貯庫者支發未半盡為盜資川之西東則賦州縣悉被殘破雖保有川北下東上南三處而援兵經過坐派行坐二糧募夫搬運民不堪命逃竄亦空臣在圍城之中與賊相持一百日先後集衆五六萬每懼經費不支與布政使臣周著毫釐必較已措過銀十萬餘兩數又不足共立券書多方括借藩府郡王搢紳士民通共助銀六萬兩其力已竭今

不惟各漢土兵嗷嗷需餉裹足不前即松建各邊經歲
無糧近日諸苗乘釁生事在保縣屢以生番圍城告在
建昌則以蘭目蠢動告遵義兩次被占建武為賊門戶
正當戮力之秋孰肯枵服從事臣聞邸報蒙皇上軫念
成都重地特遣督臣張我續總理四省之兵兩次發帑
金三十六萬兩仰荷聖恩不勝感泣但查先年征播寇
在巢穴全蜀無恙號令徧行尚動九省官兵費金銀二
百七十萬兩今賊不軌禍在通省其難十倍于播雖戰

敗奔逃而渝城未復元惡在逋萬一賄通鄰司結連黨類豕突鴟張更難收復今若乘破竹之勢為犁庭之舉必得數十萬餉先安各邊之心然後一意勦討四路會攻懸賞以鼓將士納降以散黨羽諒此么麼不難撲滅但兵多費廣不能尅日內苦資用之不敷外懼各邊之生釁臣愚不肖若不蚤疏控籲為罪滋大懇求皇上愍念西南重地塗炭已極且蜀安而鄰省皆保蜀存而常賦自充安危得失所繫匪細伏乞俯允再發帑金五十

萬差官陸續解發川中容臣與督臣會同三省大兵剋期翦除擒獻首惡用張天討奠安地方蘭賊既平則諸邊又易撫戢西南半壁可復覩太平景象矣 疏入帝從之

上復讎疏

天啓二年

王之寀

臣謹奏禮君父之讎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傳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讎

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
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
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讎
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
等時乃劉廷元曲盡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
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讞差供同謀舉事內外
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
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

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
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
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
戮屍夷其族赭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大讎之未
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槌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
藥是文昇之藥慘于張差之槌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
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于上矣又郎中
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癲瘋者也寺

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訟多溢詞堂官張問
達語轉而意圖先允瘋癲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
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
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
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
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紅
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
有人心者以堂官對衆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

單而增減之皆當治以大逆不道之罪非止大不敬也
疏入帝不問至五年魏忠賢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
案之宋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詔獄瘐死

新餉苦累難支疏

天啓二年

高推

臣聞國之所賴以為本者民也國失其本無以為國矣
民之所賴以為天者食也民失其天無以為民矣臣自
奉命西巡由中州抵秦境時方四月麥已登場矣從此
而再佈秋禾八月以後其利猶可獲也迨踰隴而西萬

山叢集窮日馳驅無半里平夷之路亦無半里可易之
疇百姓苦無餬口之資不得已而墾百仞之嶺以為阡
闡陡阻之壁以為陌畝墾既不堪注薄土又不能滋一
過霖雨為災漂蕩衝決則土去石出地盡糧亡矣其視
他處膏腴肥饒安土樂業者不啻天壤之隔也且西北
地寒窮荒之時序愆陽二麥至八月方熟天末之陰陽
弗正諸禾入秋末始收一降嚴霜百穀盡稿稔歲不獲
腹裏之半頻年復有旱澇之憂其視他處一歲二熟十

月滌場者又不啻天淵之隔也至秦中事竣攬轡西征其山愈叢其地愈瘠時已六月將終麥方吐華諸禾奄忽臣呼左右而問之西之山何如乎對曰不減此處之山也西之地何如乎對曰瘠于此處之地也臣不覺伏軾而歎曰有是哉民何不幸而生于此域耶一遭荒歉又何以為聊生之計耶越數里擁擁簇簇紅塵赤日之中披裘裸體之輩咸伏地遮輿而告曰遼餉苦遼餉苦不減則民當餓死矣臣進而詰之奚為而至餓死也民

答曰山地荒薄三分不敵他處之一即大有之年所得
不過五斗未有遼餉一半徵納一半聊生既有遼餉一
半納糧一半充餉民皆枵腹待斃矣臣因而窮之爾既
餬口之無資至今何以爲食耶民皆泣涕以道曰夏秋
之間樹頭之產溪澗之菁猶可充腹時至冬春水冷草
枯即山薇野蕨稍有存積然而茹毛茹草終非長物民
盡輟轉溝壑矣言罷號泣之聲徹滿山谷臣亦含淚以
慰之爾各安業即當爲爾請命也越二日抵鞏昌而以

民事詢郡守知府郭之祐細陳閭里之窮備言遼餉之苦其燭照民隱者至詳至悉謂民因遼餉而摧折者十之二三矣此鞏昌民窮之大概也既按部來臨路傍廢店近郭窮鄉家塞其門人泥其牖臣呼左右而問之此何以故對曰此窮民之逃竄而亡其家者也臣因而詰之逃往何地答曰東則散而之四方西則趁食於外地臣不覺拊膺而歎曰有是哉散之四方猶可言也趁食外地是驅百姓而為敵也是何光景成何世界乎甫入

署中秋道金縣之民擁門而告遼餉之苦者視鞏民無
二也臣進而問之爾何若是其急乎答曰遼餉之困甚
若倒懸不減則民無子遺矣臣因而詰之奚為而無子
遺也民答曰山僻要荒地不堪種歷來正額不完加以
四十四五六年三載亢旱顆粒不收民猶戀戀故土不
肯輕去其鄉并迨遼餉一加重困難繼正供之催吏方
去加派之呼吏復來完之則白骨無肉之可剜不完則
官司催逼之難受百姓日窮日蹙茲皆空壁而去矣死

亡流離不知其數矣疾首蹙頰蓋不勝其呼籲之悲也臣乃撫慰以安之爾各就里即當為爾請命也已而知府冀懋中進署相謁手持一冊以示臣開而閱之乃五州縣窮民之狀也極言新餉之難完備悉逃亡之景象蓋謂昊天不弔頻歲不登自泰昌元年僅熟其半年又以冰雹為祟半菽不獲兼以遼餉催逼墮戶流亡者十室而九百里之內人烟斷絕有司迫于催檄逼于守提萬不得已乃呼一二現在之民千方督責剝肉醫瘡

以完前件窮者逃矣即今富者亦以賠累而窮矣滿目
堪憐視百姓之自吐自陳倍詳倍悉即鄭俠之流民圖
不作兩觀賈誼之長太息實無軒輊已此臨洮窮民之
情狀也按部踰河千里黃沙石穀難樹草木斷絕禽鳥
亦稀其淒涼之狀視河東更苦一時執戈持戟之輩有
三五成羣有十百為聚含淚而告遼餉之苦者視平民
更急也臣進而問之爾何若是其迫乎答曰遼餉之苦
甚于荼毒不減則軍為餓莩必且空伍而逃矣臣因正

色以詰之向何為而固吾圉今何為而出此言也僉曰
遐荒絕塞沙磧不毛窮軍臥薪嘗膽以守邊疆全賴京
民二運以為活計未有遼餉之時京運呼天不應猶借
民運支吾自有遼餉百姓皆以遼餉為亟而邊餉全不
完納也有司皆以遼餉為先而軍需通不照管也守戍
窮軍有一年乏糧者有二年乏糧者甚有三年乏糧者
向猶典衣以自計今則無衣可典矣向猶賣妻以苟活
今亦無妻可賣矣臣于風埃露處之中惟見淒慘哀憐

目不忍視痛哭流涕耳不忍聞臣即溫言以撫之廟堂之上不知爾輩之苦楚爾宜念朝廷平日之恩養各守寧宇即當為爾請命也臣乃立檄各道以查邊餉之完欠據洮岷兵備道右參政秦士文報稱洮岷之餉除京運欠五萬餘兩民運猶欠二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也臨鞏兵備道右參政徐鏞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七萬二千八百餘兩民運猶欠二十二萬六千四百餘兩也帶管靖邊兵糧道徐鏞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五千三

百餘兩民運猶欠一十萬四千四百餘兩也分守西寧道副使楊俊臣報稱除京運欠二十萬有奇民運猶欠三十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分巡西寧道右參政郭之琮報稱除京運欠二十三萬有奇民運猶欠三十五萬一千二百有奇也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王佐才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六千八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萬九千五百有奇也帶管肅州兵備道郭之琮報稱除京運欠六萬六千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七萬四千四百有奇

也莊浪兵備道副使馮任報稱除京運欠六萬九千九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也以上京運共欠一百四萬八百餘兩而民運欠至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二百有奇也嗟嗟邊疆何地守邊何事而忍令此輩之枵腹耶此又兩河窮軍之大概萬分不可緩者耳臣輾轉顧慮再四思維當邊庭告急之後神京左臂盡為敵有皇上方且蒿目宵旰舉朝臣工畢智竭悃恨不能罄天地之藏括山海之積為國家宏物利而襄至

計臣即有胸無心寧忍自外敢不仰體皇上之殷憂竭
力公家而顧為臨輦之計哉獨計臨輦天末也其地非
膏壤肥澤之地民非家給人足之民也臨輦小府也其
減之不過九牛之一毛其加之亦不過大海之一滴也
且甘固重鎮也由河湟松山紅井以至酒泉玉門數千
里之長邊實全陝之門戶其關繫匪輕猶不減於遼左
之重也諦觀自有遼事以來四川之變不知費各省多
少物力矣黔中之禍不知費大內多少金錢矣即山東

河南畿內白蓮之亂又不知厯皇上多少憂思矣區區
兩河仗祖宗之默佑皇上之威靈及道府之綢繆其不
至如川貴之續者倖也至火酋物故諸子生心虎視眈
眈窺我內地即今九月二十後海外擁衆萬騎過我河
南以示狂逞一時羽檄旁午日無寧晷即臣與撫臣日
飭各道將嚴加隄備然猶彼衆我寡彼強我弱彼有糧
而我無餉岌岌乎有累卵之危幸而天佑皇家敵之腳
根未定二十三大雪二十四大雪海外駐宿之地雪深

三尺朔風透骨冷氣逼人敵不能存縮頸而去河西一塊土不至蹂躪而莫可收拾者尤偉之偉也然敵可保其不來乎天可保其常雪乎萬一明春和煖捲土重來則滿目鋒銷不知何以支持已即不然而窮軍內訌揭竿鼓譟又不知何以翦滅已計此時而方且動大內之餘藏以為固圉之完計欲民之再出遼餉也得乎不得乎即欲少緩須臾而不為之速賜蠲免也能乎不能乎臣想皇上超然遠慮則新餉之罷當不俟臣言之畢矣

臣草疏之餘時閱邸報見諸臣之請蠲新餉者舌敝唇
頽十之八九皇上之注意危遼如俞所請者十無一二
臣不憚三草三毀躊躇再計然而地與地不同民與民
不一臨輦之民所供皆係邊儲臨輦之糧計數不及他
省之一大縣然蠲之在上不過毫釐存之在下不啻巨
萬民之困窮倍苦民之望恩倍切臣之遍歷兩河日擊
民艱日夜嘔心為國為民一念樸忠告于皇上者如此
昔帝堯在上一民之飢猶已之飢況今之啼飢有不止

于一民乎文王在宥民未有傷視之如傷況今之窮民
有不止于如傷乎伏乞皇上軫念窮邊亟停加派俾民
得稍遺餘力以自養即遺餘力以實邊並敕戶部速發
京運以救涸轍之枯魚庶軍民其有療乎兩河幸甚宗
社幸甚臣不勝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戶部
知道

防緝都門劫盜疏

天啓三年

宋禎漢

臣惟論治者莫不以弭盜綏民為先圖課吏者亦莫不

以盜息民安為稱職蓋小盜大盜之積也而劫盜尤煽
亂之階也嘗見斬木揭竿弄兵潢池之事率皆繇於胥
篋探囊禦人剽貨之徒故在清平之時而防禦捕緝法
已不容忽矧今搶攘際乎凡在郡國之間而劫掠相聞
漸已不可長矧近在輦轂下乎詎意通時法度廢弛盜
賊縱橫鼠竊狗偷猶不足問鴟張豕突實繁有徒臣前
月初入班行聞順天府庫被劫心甚駭之未幾北城復
有劫殺一家六命之報益駭聽聞然皆幸而獲不踰時

網不甚漏也。今月臣奉堂劄接管南城之次日，即有正東坊住人王廷勲告于十二月初三日二更時被盜二十餘人劫財傷命。又次日據正東坊住人程惟勤告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被強賊二十餘人劫財傷命。又據正西坊住人李嘉賓告于十一月初九日夜被劫。臣已批行各該總把勒限嚴緝。外因查卷簿則冬季之被劫行緝而未獲者不獨此也。在十月二十五日則有崇北坊陸道被劫矣。二十六日則有宣北坊陳大被劫矣。閏

十月二十六日則有宣北坊尹代卿被劫矣是皆劫在
黑夜責在捕營各經批行該總把臣陳邦政等嚴緝去
後而查無一獲者也王廷勲等三起之未獲尚在一月
之內陸道等三起之未獲直踰兩月有餘捕總之職掌
何事兵番之分布何為既不能勤巡邏謹鈴析防之于
未失事之先復不能嚴期限密查訪緝之于既失事之
後攻剽每月疊見捉獲累月尚淹則將焉用巡捕員役
為哉迺若總把臣尤有可異者在王廷勲之被劫也正

其該管地方廷勲當盜至之時潛出奔告于把臣乞其
救命把臣直應之曰誰人不有命廷勲因泣懇再三懇
即發兵追捉而把臣竟恬然不理夫有地方之責者一
聞有急便當不介馬而馳矣豈有求救者號呼于前劫
財者狂逞于側而忍于袖手敢于坐視若此此寧獨不
知有官守亦豈復有人心者哉隨查夜巡番役每牌鋪
額設二十人不為少矣惟是捕官往往剋取常例受賄
買放遂令嚴更夜柝寂不聞聲救捍躡追茫不見影而

各番役輩捕緝無能迺唆盜扳良指賊行詐種種作姦
逞惡平民之被其害間且有甚于盜者法紀敗壞殆盡
盜賊安得不橫行也至於督捕郭欽者有提督之任無
督率之才既不能弭盜以靖郊圻更何辭瘵曠而溺職
守臣草疏已畢適見兵部覆疏謂欽精神用之以彌世
情不暇用之以詰不軌是該部既知之稔矣茲時何時
提督何官彌世情與詰不軌何者為職分所當為豈有
明知其不稱而尚可一日容之於其位哉伏乞聖明垂

照如果臣言不謬即飭該部將把臣等分別究處用警
玩曠仍速推賢能以任提督俾率各捕員役洗心滌慮
設法防緝未獲者務緝盡獲無事時恒防有事庶法紀
振而盜賊屏跡京畿靖而四方咸安矣 疏入得旨這
劫盜防緝等事屢旨申飭本內捕官賣放夜巡及番役
唆盜扳害尤切近弊著嚴加禁治把臣等分別究處該
部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七

八

詳校官檢討

臣朱依炁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顏崇滿

謄錄監生

臣傅大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七

蘭地善後機宜疏

天啟四年

朱燮元

臣謹題為恭報蘭地情形與善後機宜仰祈聖裁以期
安攘事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吏逼進龍場擒酋掃穴又
慮酋黨懼死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遵旨擒酋建功贖罪
去後隨據各路道將塘報官兵大至龍場齊入得功有
差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偽都督李遠達蔡

金貴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匱財於是親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洲江門永安永寧與詢問古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衛一帶皆膏腴地也衛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獻俘而蘭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為利翻以養兵為累故談及改流輒多感額但二酋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

而得之即欲仍置宣撫將與之誰人乎況永寧一塊土
西自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
闌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遙最難照應譬如人腹心
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聖祖時天造草昧
西南苗無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脉徒用
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侵尋至於二逆肆惡橫行已
無天日在蜀以為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為鄰苗而
置之不較陰謀既久一旦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此

亘古未有之變也尚可因循苟且不為長久計哉以臣之愚參之衆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為界自河以東龍場一帶悉以與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苗保護內地計無善於此者若黔省以為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敢侈開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參人情似不得不出於此惟聽

廟堂之公議皇上之酌裁耳至於二酋業已無黨無家
入險遠遁或旦暮擒縛或遲以歲月通未可知惟黔蜀
脅齒利害相依屢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
林兆鼎提兵一萬殺衝羿子猱攞等關直入大方該撫
臣即留合營兵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搜箐事畢再發重
兵應援外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括而又括
錢糧借而又借小民之仇偶未復膏血盡罄不戢自焚
最為可慮臣憂心如悞不能朝夕疆土既清蚤宜確議

一面設法將各兵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四川
監察御史溫臯謨合詞上請伏乞皇上俯賜裁定勅部
院會集九卿科道從長確議覆請轉行臣等次第料理
奏報庶西南苗羿之地奠安於萬萬年矣為此具本謹
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地震陳言疏

天啟四年

畢自嚴

臣惟春秋地震必書誠重其事也微臣觸目陰陽之舛
戾因縱觀時事之艱危宜容無說以處此東則製械造

車憫然思逞西則陽順陰逆狡焉難憑則可虞在邊境
遼餉加派在官雖徵其所不得不徵在民實應其所必
不能應則可虞在窮民左藏空匱而沿邊之兵餉不能
時給即最急如榆關亦以海運暫停轉輸靡繼每懼裸
體脫巾之呼或出風餐露宿之旅則可虞在卒伍軍興
方殷飛芻輓粟固不容已然瀚海風濤而長年三老每
葬身魚腹之中即竭蹶芻牧而重趼繭足多困踣輪蹄
之下誰非赤子而茹苦至此極也則可虞又在運務凡

此皆足兆異皆足鬱和臣自嚴濫等督餉承乏撫方值災異之沴臻思奉職之無狀所當痛自修省不遑寧處者也夫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懾人君而亦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應之以實則震懾實為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為譴責故天之鑒下也洞見於幾微而君之回天也轉移於呼吸即今似有不容不亟為修省者如煌煌綸綍間由中旨之傳宣致令輔弼不得關其事萬舉萬當而一誤則救藥靡施將無啟煬竈而滋猜嫌乎是內

批當慎也如瑣瑣婦寺渥承延世之寵光致令樞筦不能守其法作威作福而一輕則勞臣解體將無嗟濫觴而叢指摘乎是恩澤宜節也乾坤之生才有限乃以骨鯁之大僚而一言擯斥以道學之名儒而投老巖穴以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莽棄騏驎於伏檻舍梗梓於斷溝將無失算乎是人才宜惜也金吾之韃橐總屬朝家之扈蹕羽林之貔虎孰非王國之爪牙顧寄兵柄於貂璫幾同伏戎於肘腋既糜大內之金錢且貽他日之隱

禍將無非計乎是內操宜罷也以上四者均足為聖德之虧損也伏望皇上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意得陰陽和而災變消矣 疏入帝不納

地震頻仍疏

天啟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有災異則有感召有感召則有事應今瀛津數百里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輸之地則皆臣罪戾之所感召也請詳言之津海國也蛟宮蜃窟人所為望洋卻步者也今樓櫓涵天艖舳銜尾日驅一方民命以擲

於驚濤怒颶之中此其地利安乎否也津餉皆新餉也
海內所為竭澤而漁者也左輸關右輸鮮梯航無已耗
敝中原此其民情安乎否也津兵皆新兵也所為備神
京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充調薊門調關門足
不停而席不暖弱者踣於路强者竄於途今日壁壘幾
空猝有緩急將何以應此其兵力安乎否也津海地利
兵民無一得安其常而謂坤輿職載獨能循其寧靜之
體乎邇者風霾屢作雨澤愆期皇上方下明詔與大小

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告矣以宅中定鼎之區而
號號搖動是豈可以修省之空言而回既怒之天心乎
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而佚遊宜戒也儉德
維圖而賞賚宜節也啟沃當遜而召對宜舉也以至深
宮燕處培養無疆之社尤不可不慎也凡此皆修德之
屬也臣又願以修政之說進東事方熾而邊防無使弛
也蓮妖已平而蚩愚無使擾也遼民久困而反側無使
驚也以至採納忠諫慰答寰宇之望尤不可不早也凡

此皆修政之屬也誠使德政交修法成湯之自責則天不能為災地不能為異而皇圖愈為鞏固矣 疏入帝不納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天啟四年

楊 漣

臣竊惟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賣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

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

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
盛以宏更為他辭以餉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
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
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
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東謙徐
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
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

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
貴人德性貞靜因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
疾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
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
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
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
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
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

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瑩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衛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

廢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威晚家人駢首畢
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官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
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
爭煤窑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
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
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擄掠視
人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
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

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
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
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蒞任忽傳旨詰
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
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
緝奸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仇行傾陷為事縱野子傳
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
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境未息內外戒

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
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
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
意忠賢與奸相沈滄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知無大盜
刺客為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
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
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
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

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
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
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
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
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
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
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
奉聖夫人為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

墻更相表裏迭為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而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而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庸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勅刑部嚴訊以正國法並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疏入忠

賢黨魏廣微調旨切責自此忠賢日謀殺連次年再興
汪文言獄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法考訊遂於中夜斃
之

請除奸璫疏

天啟四年

蔡毅中

臣思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為君
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
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
親裁以奸璫為忠代之受過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歎

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
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
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瑾在
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
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既而少作
威福臺省劾奏未聞舉朝公疏神宗遂不動聲色而戍
保於南京今忠賢無保之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

一不當悉究舉朝羣臣欲於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
皇上入宮不禮羣臣今又欲於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
諸生面叩陳請矣而皇上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
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連疏
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即不如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
之法懲之則恩威並著與神祖媲美矣 疏入帝不納

糾傳魁疏

天啟四年

左光斗

臣惟君子之別於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

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鵲終不可以為烏鳬終不可以為鵲其好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臣於本月十九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櫬為邪臣比匿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立賜處分以消隱憂以葆太和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塗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為仇似乎科臣猶知有有道有清

塗有善類者也而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著落何在
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呈身於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
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
臣不聞也臣於山人墨客絕迹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
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櫬之意矣櫬之意不
利於考功有鄒維璉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於
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
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於一網維

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為銓司亦嘗亟稱其才品
國祥二十年清冷臣隨同鄉諸臣後一繳訪單雖未嘗
明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為人不可親疏臣
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
必欲與之為仇也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播弄
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倒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
也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
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為難矣願科

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執掌人材
進退例得預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
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
權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
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冒認東廠理刑傳
繼教為兄弟脉絡機鋒長安冷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
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暹匪人者莫科臣
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願科臣之

慎持之也臣忝竊非據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
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皇上勅下九
卿科道從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
臣身在言路不能獎恬拔滯為何掃除清流顛倒國是
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另選賢才代茲重地 疏入
帝有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跡自明著
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再劾監織中涓李實疏

天啟四年

周起元

臣以蘇松兩郡料額有定無點金之術以遂織監谿壑
之求李實因此肆螫於同知楊姜臣願一罷以白此丞
之無他而皇上不加臣以譴逐更令安心供職又念臣
力請免楊同知之逮治而革職為民此不惟臣荷優容
之仁即楊姜亦深感寬處之德然而姜原無擅減之事
以此坐錮臣雖覲顏就列誠有大不安於心者頃又見
李實撫拾逞辯鋒深情遁措詞倨侮垂涎無厭皆由宵
小指點提弄臣不明白參透定貽不了釁端夫袍段以

四十萬分為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額止有此數即實之疏亦不敢謂蘇松料額有濫此數之外事理甚明不煩喋喋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減昔漢文帝以皂綈革履致海內之殷富宋仁宗因陝西用兵行三司議節省宮壺服御假令姜果能為皇上減省冒費是以中興之主望皇上則固敬君之至者豈不卓然賢吏然而原非有減也皇上聽實之言而以擅減不敬坐姜此天下所共憐臣之所大不安而皇上所當轉圜而昭其覆盆者

也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官府之俸開密訪之門捉民機為匠人甚苦之乃又有背違成憲決裂舊章兩事則歲改袍船是已夫李寶初時之營領袍差也曾具疏欲踵孫隆行事而孫隆於蘇松袍服之外未嘗侵管鎮徽寧廣各府州歲改此數處向無貂璫之跡今一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參隨絡繹驛遞怨咨萬一奸民構出事端誠恐禍生叵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為有司存累年之規而深為地方防意外之

隱憂近來數郡中攫取已收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
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於地方不再計而明矣此
其必不可紛更者一也又袍船每歲八隻神宗已裁定
著為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忽增造二隻歲歲要加
派修造之費驛驛要設處夫廩之費李實不過得奸猾
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挽曳
之苦不恤也漏關開萬千之稅不念也此其必不可紛
更者二也大凡管織造之官多勸皇上奢侈少勸皇上

節儉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彊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之虛冒實自視於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伏乞皇上嚴諭李實於歲改袍船一事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撥置恣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甘為聖世逸民更當諒其無擅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臣言見采地方蒙休雖加三

禡臣官有餘榮矣 疏入得旨楊姜稽誤袍段把提運
船已從輕處巡撫官表率一方職專察吏豈得漫無甄
別一味護庇如再瀆陳楊姜定行拏問

請興江南水利疏

天啟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江南蘇松常鎮四郡幅員不過五百里歲輸租
粒二百餘萬最急莫如水利而水利之最大者莫如吳
淞白茅劉河三江蓋環蘇松常與嘉湖數郡之湖澤咸
歸翕於此為宣洩入海之道近劉河一線僅通吐納而

吳淞與白茅二水則淤為平陸前代屢濬具有史志可
考國朝永樂二年尚書夏原吉來濬之正統六年工部
侍郎周忱濬之隆慶四年都御史海瑞濬之至今而五
十餘年並未施工以致吳淞江自澳塘以至新涇口及
東西蘆浦三壩等處六七十里淤澱不通白茅則海林
塘墩鎮涇等處俱久填塞先後建議之臣皆以為請本
屬鄉紳亦每每叩閭求濬而輒以費浩中寢三吳百千
萬生靈之命脉引領此舉而皇上未有治水之命地方

不敢擅興大役邇年小有水災低田輒淹沒直浙數郡
皆受其患如常州吳江常熟崑山嘉定上海青浦無錫
宜興等邑之間荒田數萬頃每遇漕白兌運之時有司
但得派高鄉攤補而高鄉賦役原重又不甘心為低區
白賠以此有司常考成降罰而小民受敲扑追呼亦終
不能完額今年巨浸暴漲瀾千里者水之為害也雨後
停蓄經旬不消者水利不修之為害也若今日又因循
不治則東南水患日甚一日而國賦與民生兩受其累

矣臣查都御史海瑞開吳淞用銀七萬有奇前按臣薛貞曾委官估計數目亦不相遠白茅則知縣宋賢力請疏濬大約工力可五萬而足通計兩江工費以十二萬計查三十六年除應天六府賑濟不計外蘇松等府實蒙發賑銀五萬度今時詘皇上不能多發帑金而賑災不可少或可就賑數再添一二萬發開河工臣檄各鄉飢民盡赴工作計丈定工計人授餼計日給值所全活必無量而水利亦興後雖有霖潦不至傷稼昔宋臣

欽定四庫全書

治遼東臣奏
卷三十七

范仲淹守臨安遇歲凶轉乃大興工作募飢民赴役就食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今臣所言實尚欠五萬兩容臣於所屬再搜括積欠導河銀並贓贖再查照徃牘或量行徵派以奏其績若夫濬之之法惟在尋其故道淺者深之窄者廣之應閘者閘應堰者堰應石者石豪民有於淤地之傍墾成業者如不大妨河心寧稍縮其河面以存之期於水通而止但不許一二奸猾占淤塞為私業昔成祖命尚書夏原吉出治水遣官齎水利集以

賜原吉其注意如此是以奉行者皆殫其心力克有成
功今皇上若肯留神此舉乞於工部司屬中簡任練達
官一員來董其事以明聖意之決方不為道傍之築至
於分任府佐等官則就所屬可揀用也 疏入得旨工
部知道

請修省以弭災疏

天啟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看得臣屬松江去春已有地震之異今次且震
亘數百里搖動數郡矣抑且有一二時而兩三震矣震

而瓦木有聲至有圯城頽屋者矣稽之史曰陽為陰所
填而不得升則震姑勿論占驗之說豈有陰壓陽而二
氣不干五行不愆災沴不生人物不戾者乎伏見報京
師地震奉聖旨今歲各處災異及京師地震朕深懷做
惕封疆多事著內外臣工盡心職業務修安攘實政毋
事虛文臣等躬值此異皆奉職無狀所致除痛加修省
及申飭文武將吏矢心慎密共圖消弭外竊照江南祖
宗陵寢之地財賦數百萬所出之區此地安危天下治

亂之候也而今日天時人事有大可憂者江左素尚風
流重儒雅近乃好談兵語亂伏覩皇上銳意求治臣等
方以為是中興之象而左道妖言狂妄不逞之徒見邊
事尚急派徵無藝且曰是季世之象偏袒而奮白梃之
秋也轉相愚惑遂漸構逆萌雖各各就捕而餘黨豈盡
消滅臣即條教與刀鋸並行未便回心嚮道不可不謂
人心之變也又去歲七八月忽旱垂黃之穎轉為半實
之穗棉花則半顆不結而歲徵布縷皆謀轉鬻於中州

各河道處處乾涸即孟河太湖之間素汪洋澎湃且枯
澀不可行舟貨物柴薪一時湧貴父老皆以為百年未
見之異臣於歲災未敢輕報以啟小民觀望負稅於水
涸亦不敢輕報以不祥災異傳播中外然而不可不謂
天時之變也有此二變而地震隨之臣等又虞其召災
於將來也震後不十日而浙之長興遭大盜慘變此亦
其徵應而臣等又慮其未盡消融於已事也昔漢宣帝
聞地震下詔求直言舉賢良方正又假貸貧民而災變

亦遂消弭伏乞皇上求極言敢諫之臣舉巖穴忠謹之士亟講所謂盡人事以回災變之策又望俯念江南虛耗已極百姓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以奉敲吸長此不已必馴至不可救藥目前笱塞未靖庚癸時呼即不能下蠲租貸貧之令亦宜速沛德音一切煩苛盡行罷行郡縣吏務於催科中求撫字之仁臣等凡民間疾苦具疏請命者祈一一允之施行則閭巷無怨讟之聲而奸徒亦不敢有越軼之志根本安而民氣和則天地

變異自消矣 疏入得旨禮部知道

水災請蠲賑疏

天啟四年

周起元

臣於五月間以稽天巨浸漫連數郡菽麥蔬菜連莖葉以俱沈棉花禾秧浥洪濤而盡腐桑田化為滄海號泣徧於郊原業具疏報聞諒聖心惻隱覽疏必愀然動念臣猶謂三吳雖地不堪於兩種而六月尚可播烏苗通行災重地方有司官親往各鄉勞來督令堰築者捧土畚築溝塞者決淤濬通富戶令其捐資借貸貧佃令其

竭力屏車私計稍高之區或可補挿薄獲不謂自臣拜
疏以後又經一月今且三秋入序而晴霽之後水且益
漲兼以吳淞白茅二江五十餘年不開入海故道湮塞
而浙省苕霅諸派與江海翻波逆湧蘇松常等數郡地
形如坐釜底不能宣洩今舟楫往來不循河道每見飛
帆鼓柁於田畝之間以取捷徑臣令人往驗地淺者可
沒頂深者則沒數竿其地勢最高者亦當褰裳而涉補
挿晚稻嗟已絕望且村落屋廬盡如水中亭榭久為魚

鰕之宅叩之則聞寂無人而散之四方者亦不知其所之甚至有枕藉死亡於水厓而不知其姓氏者矣大都無郡不災無邑不災或川騰谷沸人畜蔽溪而下或城圯屋漂男婦巢樹而居或廳署泛汪洋之浸或圩堰瀉澎湃之波或舟筏撈人於城郭或杖鉢呻飢於道傍此等景象見者垂涕聞者酸鼻父老皆言此災比萬歷三十六年其數有倍蓋三十六年高鄉未甚浸而今則高低並淹三十六年一漲便消而今則兼旬不退三十六

年菜麥已收而今則饑饉薦至三十六年積貯尚饒而今則十室九空三十六年地方寧戢而今則人心思亂臣而言及於人心思亂則固有不敢言又有不得不言者皇上方以江南為治安顧決禍患於旦夕似欲以危詞激浩蕩臣是以不敢言然而蛇豕之徒無日不包藏禍心雖倡亂者不必飢而以無居無食之民誘為斬木揭竿之舉其號召甚易是以臣又不得不言嗟夫罄土之毛不足供食指之衆矣而鄰境又無可乞糴鉏犁既

賒牛犢亦賣始於搶奪究而弄兵夫豈盡不必然之慮哉周禮荒政十二究之以除盜賊明荒之必亂也荒則必亂故弭亂莫如救荒而救荒莫先足食足食莫先於賑濟與捐折今東西跋扈師老數年餉耗無算皇上與閣部諸臣舉軍國最急最乏之需以待濟於江南而臣欲以江南最危最苦望澤於皇上似乎見一隅而遺全局臣惟計全局是以益重一隅今日所望皇上亦不過大施一年之惠蠲折賑濟以救此襁褓耄鋤小民俾歲

歲為急公好義之百姓萬一荒而致亂變出叵測如前
所逆料者即大費軍需未必便可收拾一年之不割而
數年蠲之乎臣所謂顧全局而益重此一隅者也又有
言者曰折米利在有田之家不在貧民不知粟出於富
人之藏而入於貧者之腹江南豐歲且資客米儉歲益
不可支若不先下折令則富室有所積必曰此自留以
餬口者也富商有所囤必曰此徐鬻以上供者也如是
而米日乏價日貴民即持錢無可買處近見松江十二

錢買米一升視京師等貴而奸徒淘淘所屬至有強開粟倉之廩強搶販夫之米非不懸重典以創之正恐徒法不足以止亂七八月後景象當不止此誠於災重縣分速允蠲耗折米則民間稍有蓋藏及商賈之囤聚者皆出嚮以倡貧民雖價高不能禁抑而有貴米可嚮就中所全活亦不知其幾千百萬生靈此所寬在殷實而所活實在貧窮者也蓋列祖皆深知江南賦稅其輸將獨多江南安危其關係極重是以凡遇災沴之歲特沛

浩蕩之恩誠以所豁者小而所保者大也今歲撫屬漕
白正耗米二百五十餘萬石俱輓輸以達太倉如查儲
積通算可濟若干時即於全災縣分允漕白蠲耗議折
至於賑濟乞照往例特遣官員齎賑更望留許墅關稅
一年及稅契事例贖魚課行賑誠災重民飢事勢急
迫不得不為不達時務之請今皇上仁慈天縱眷念定
鼎之區在事諸臣軫恤時艱特先本根之計必有大沛
德音以慰雲霓矣疏入得旨江南水災已有旨了作

速勘奏蠲賑其目前要緊事宜不及奏的便宜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七